



云水谣

张志坚 摄

每天漫无目的地走，从云水谣水车处沿着河边鹅卵石走过木桥，走上田埂路往和贵楼去。看来来往的游客在美妙景色中感动、赞叹。有时，柯灵自己也茫然，选择这个因为拍摄了荡气回肠的爱情电影《云水谣》而把地名长教改成云水谣的爱情胜地，是否正确。那时，她盯着木楼就会发呆，这个木楼是陈秋水和王碧云相爱后私订终生的地方，后两人因故分隔两岸，坚守着“等待彼此”的誓言相互思念对方。而等待，从来感动的都只是旁人，个个酸甜蜜辣的滋味唯有当事人自己感受得到。那时，柯灵的耳边就会响起一个声音：“婚是不好离的，你想，二十年了，很多东西不好割舍的，等我，给我时间。”那样的声音响起后，疼痛涌上心头。八年了，她等的时间还算短吗？一个女人一生中能有几个八年可以等待。也只有在那样的时刻，柯灵才懂得心疼自己，狠狠地甩甩头，把眼泪强压回眼眶。她总算明白了，与他二十年的婚姻相比，她八年的付出是不值得一提的。每每想到这，她才能把他的念头压制住。说了很多次离开他，过全新的日子，一直做不到，这次，她是下狠心的，躲到云水谣来，让自己像空气一样在他生活中消失，换掉所有他能找到的联系方式，她怕自己一看到他的人或听到他的声音，又失去离开他的力气。

这天柯灵走进在和贵楼的一家画廊，画家正在作画，只随意地跟她点点头，又埋头作画。画的背景基本以当地的景色为主，有土楼、梯田、水车、木楼、石旗杆等。柯灵把一屋子的画浏览一遍后，正要跨出门，画家突然开口说：“送给你。”

是一张速写画，一个眉眼甚是忧郁的女子。柯灵接过来问：“我看上去就这么忧郁？”

画家不置可否地笑笑，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是来疗伤的。我看到你走过这里无数次了，但今天你终于走进我的画廊。”这个陌生人讲话如此无遮无拦，柯灵不由用力地看了他一眼。

画家倒一副坦然和淡定，继续说：“我来这儿五年了，不瞒你说，当初我来这里也是为了疗伤情，不过很快你就会被这里治愈的。”

柯灵突然有一种坐下来，打开心事，和眼前的陌生人说话的渴望。画家自顾自说开来：“那年，我也就四十出头，有一个完整的家，妻子、儿子，生活原本是可以一望到头的，但那一年出了个意外，朋友介绍了一个学画画的女孩，她的到来，改变了一切。那种感觉怎么说呢？很美好，美好到让你不顾一切。她可以坐在一旁静静地看你画画，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可以一句话都不说，唯有满眼的梦；也可以陪你闹，疯狂的，不知疲倦的。说不清楚，我们就那样好上了。”说到这里，柯灵发现画家满眼温柔，她想，他一定还爱着那份爱情，那于他是个美好的回忆。

云水谣的心房客(二)

◎ 蔡小燕

“后来呢？”
“后来，我妻子发现了，给我两条路选择：回归家庭或者跟她走，回归家庭从此和她一刀两断，选择她，则是净身出户。我选择了后者。”
故事的结局不是王子和公主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吗？
“我带着她离开我们生活的城市，到一个小城镇居住，起初，日子是幸福的，但你知道，当你远离朋友，远离亲人也远离故乡时，那样的生活其实是孤独的，人的情感需求其实很多，只有爱情是远远不够的。一开始，我发现她变得爱独处，不快乐，为一点小事就抱怨、发脾气，她在一日一日地枯萎，像一棵失去



云水谣之晨 蔡小燕 摄

了光合作用的花儿。我们都知道，在一起的日子不长了。果然，有一天早上，我醒来，她的东西全部不见了，只留下没有温度的六个字：我走了，别找我。”

听到这里，柯灵的眼圈红了，她想起自己，他甚至不给她这样的机会。“为什么跟我过这些，因为我长得像她？”

“不，你们一点也不像，你只是看上去和她一样年轻，一样美好。”柯灵含着泪摇摇头点点头，临走，画家诚恳地说：“明天还来吧，我们去山上摘柿子，红彤彤的柿子满树都是。因为价格，村民们都不稀罕它。”

第二天，当柯灵才走到土楼大门外，画家已经拿着一根长竹竿从土楼里出来，他们把长竹竿放在车子后备箱里，出发了。

在村子附近的小山坡上，果然到处可见柿子树，红彤彤的柿子红灯笼一样挂在枝头。画家先用竹竿钩，不理想，最后干脆爬上树，惊得柯灵又笑又叫。尔后，他们坐在山坡上享用果实，自然红透的柿子果然特别清甜。开头柯灵吃得很快，然而吃着吃着，突然红了眼圈继而呜呜放声哭起来，她想起了和他的某个片段。那时他们的感情还处于最美好的朦胧时期，有一天夜里她在朋友圈

发了条微信：“饿，睡不着，想起炸鸡、薯条、咖啡、巧克力……”大概二十分钟后，他的电话来了：“加班刚要回，顺便给你带点吃的。”那时一大袋的零食里有红彤彤的柿子……画家问柯灵去哭，也不动。待她自己平静下来，问她知道这柿子树谁家的吗？柯灵摇摇头。

“简力梅家的。”

“你怎么知道？”

我来这里的第几年，那时柿子还值钱，看柿子长得满山坡都是，以为是野生的，就跑去摘，被简力梅抓了个正着。猝不及防。柯灵“咯咯”笑，被柿子呛了一口，直咳嗽。

“她轻易放过你吧？”

“是，她见我一外乡人，说我长得挺斯文，不应是惯偷，就放了我一马。你知道她的故事吗？”画家话题一转，问。

柯灵茫然摇摇头。

“我搞她家柿子那年，她儿子刚因失手杀死情敌被抓，听说要在牢里呆一辈子。回去时，我的房东告诉我的，我为自己庆幸，那样恶劣的心情下，简力梅也没有稍稍为难我一下，房东说她是个善良的女人。两年后，她家多了一个小女孩，就是小慧。是简力梅夫妻替她儿子领养，他们想在他们夫妻百年后，至少有个小慧去牢里探望他。此事过后一年，又听说她丈夫因病去世了。是个命运多舛的女人。”柯灵听得若有所思，她想起小慧说过的李阿姨，她应该就是简力梅儿子为她犯事的人。柯灵没想到整天看戏乐呵呵的简力梅，原来有这么伤心的往事。

傍晚回到住处，柯灵特意多看了几眼门口两丛开得正灿烂的三角梅，有大红和粉红两种颜色，门外一垄翠绿色的蔬菜，绿油油、水汪汪，那都是简力梅种的，柯灵看着花红菜绿的，心情不由跟着美丽起来。

因为多了两个房客，简力梅要多做两个菜，还在忙碌。柯灵走进厨房问：“要我帮忙吗，洗菜什么的。”

“哦，那太好了，地里刚摘的小油菜还没来得及洗呢。今晚有米饭也有稀饭。”简力梅在油烟中笑眯眯地说。

柯灵拿了菜去水龙头下冲洗。这期间，小慧蹦蹦跳跳回来了，来到柯灵身旁说新学了儿歌，要唱给她听。小小的厨房顿时响起三个快活的女声。新房客来用晚餐，是一对五十多岁的夫妻，看见这一幕问简力梅：“是你女儿和孙女吧。”乐得简力梅呵呵地笑说：“我要有这么个闺女就太有福气了。”



张福军 摄



吴清钧 摄

浮生一日(下)

◎ 方达明

车上了蜈蚣岭，眼界陡然开阔，眼里都是白云，在蓝蓝的天上卧着，偶尔有日光挤过来，才不情愿地挪挪身子。把眼睛放下来，噢，大庙还在，木棉不见了！香炉也在，因为没了木棉，香炉显得更加高大、突兀，日光照着香炉，紫色的烟腾空而起，夸张，而且招摇。

广场更大了，画成一格一格的，原来木棉站过的地方用水泥砌了拱门，门上有大字：“吴公大庙停车场”。

停车费是10元，大哥不高兴了，说：“这是全国最贵的停车场。你们是黑社会啊！”

收费员倒是挺开心，他曲了脖子竖起大拇指朝身后摇了摇，侧过脸来笑：“哈哈，哈哈，社会分工不同啊，社会分工不同。”

他的左脸上有一道刀疤，从耳边一直拉到嘴角，他一笑，刀疤就在脸上游来游去。

庙里的人密密麻麻，烟雾缭绕。看来，这几年轰轰烈烈的祭孔运动影响的确实深。孩子不乐意了：“这么多人啊，不怕挤死？他们是不是傻瓜？”

大哥肯定不喜欢听，但他不会跟一个六岁多的未成年人计较，他看了孩子一眼，转头及时对孩子的父亲也就是他的弟弟展开了思想工作：“你看你的孩子，跟你一个样。你为什么总是不愿意跟大伙一样？你生活在人群里啊，你想超越？过日子是不能太超脱的，要随大流，爸妈给你生了这么一个聪明的脑袋有什么用啊！你的生活态度有问题，有大问题……”

见我没有反应，还一脸的傻笑，大哥大大不满，他俯身抱起孩子说：“回去回去，熏死人了！不是人呆的地方。我们买书去！”

孩子怪叫一声，亲了他一口：“喏！大伯是好人啊！”

下午，去看望老同学务远。务远最近到医院挨了两刀，割掉了一些东西，行动颇不方便，而且他搬新家好几年了，我竟然没去过。以前，我们在一起时经常把一些藏在肠子里的话拿出来泡茶。

务远的新家在商品批发城。我在商品批发城里迷了路，原因很简单：商品批发城有四个门，四个一模一样的门，没有一二三四，也不说东南西北，并且务远在手机里指导我们前进的时候根本没注意到我们进的不是离他家最近的那个门。

好不容易找到他家楼下，却差点失去了上去的信心——要上他家那栋楼得先上一斜坡，那斜坡极陡，坡度至少有七十度，看得孩子忍不住抓紧了我的手。其实那楼下地方挺宽敞，完全可以把坡度降到四十五度以下，肯定是设计者为了展现自己的手法，故意弄出来的“特色设计”。

务远的家豪华宽敞，装饰稳重高档，有用钞票堆出来的气派。务远已肥如佛陀，颓然跌坐在紫檀木椅子上，一副坐地生财的架势。务远是公家的人，单位领导。务远说，人到中年，好过日子就好。后半句，他讲了至少一百遍。想当年他是如何的意气风发啊，当年他连虎都不怕。唉，如今我就是把所有方舟子的书都买来送给他，大概也不能影响他一二了。

屁股没有坐热我就告辞了。走到路上才发现孩子不在身边，回头一看，果然，孩子正蹲在斜坡顶上，不敢下来。只得回头把她背下来。到了路上，孩子不肯下来，她说，这样子舒服。

回到家里，务远的声音老在耳朵里钻来钻去，死活不走，天黑了也不走，洗了脸洗了头洗了身子也不走。务远老在耳朵里说，好过日子就好，好过日子就好。只好去找给我装修房子的宏图喝点啤酒。宏图年纪大我一巴掌，当过五年的水兵，走路腰板旗杆似的，从不占人家的便宜。

宏图喝着喝着两眼就直了，好过日子就好，好过日子就得，最好！随大流？跟别人一样，那活着还有什么，什么意思？我们在海上随过，大流，真正的大，大流，大流，可，那是，遇到暴风雨，无法把握，把握方向了，只好挂上自由舵，自由舵，把自己捆死了，任战舰随海浪，去漂，去漂，人什么都不想，想，想也没用，听天，由命。可那是在海，海上，暴风雨。踩不到，实在地方，做人，可不，不一样……

夜里11点，推开家门，身后，雨一粒一粒的甩下来，哗哗，哗，哗，哗……几道闪电偷偷滑过，跟来了几声雷，不是很响，但缠绵。在我的印象里，春雷都是炸响的，就像炸弹在头顶爆炸一般，可是，今天竟如此的柔和，很不习惯，很不习惯。

春雷，今年的第一阵春雷。

雨，刷刷啦啦吵嚷起来。

我把脚翘在书桌上，看《科学成就健康》，看方舟子讲“上火”。

夜12点过了，雨脚稀稀疏疏，雷又来了，明显成熟不少，稳重，昂然，一点也不害羞。熟门熟路，例行公事。

蚕出来了！蚕出来了！

土楼家园

——《云水谣》之三 ◎ 文泉



黄淑彬 摄

一生住守土楼
住守这个由方和圆构成的精神家园
大爷大娘
戴着老花镜学习 ABC

姑娘小伙子
怀揣梦想挣脱了土楼
在深圳、厦门

站稳了脚跟
却毅然地和流水线 and 写字楼和繁华说再见
回土楼摘野菜，酿米酒，养土鸡

父老乡亲
身份都是大忙人
用乡家的原汁原味招待来客
也把一张张印着毛爷爷的票子

收进支付宝和微信钱包里

今日
土楼人的酒和土楼人的情
醉了四海宾朋
也醉了土楼人自己

一 每每忆及故乡，恋及故土，总难以忘怀故乡那条弯弯曲曲的小路。

故乡的小路，是亲人热泪盈眶的视线，是游子依依回望的目光。每每新春过后，这里便是亲人送别游子的驿站，再多的言语，也无法道尽送别的情怀；再多的挥挥手，也无法擦干凄凄的泪水。

故乡的小路，是父亲一生汗水的铺就，是母亲一辈泪水的守候。荷锄春播里有绿油油的禾苗，开镰秋获里有金灿灿的稻穗。母亲的相望眼，也从那泥巴香里，看到了未来火红的希望，以及日复一日沉甸甸的梦想——盼着娃娃们走出大山，走向世界。

故乡的小路，是温馨的，亲切的。日日，都有送别和盼归的目光在这里叠望眼，乡亲们亲切的音容，也总如雨后的桃花，泪露里透出点点期待，笑声中融入无数期盼。就是平凡的一声打招呼，也如涓涓的泉水，是那么清澈，那么明亮。

故乡的小路很长很长，只有开始没有终结。自从背起行囊远离故乡，漫漫的人生就没有了尽头，没有了终结……游子哪，只有故乡的这条小路，才像条扯也扯不断的线，在时时牵着你，拉着你。

故乡的小路又很短很短，她就在你夜夜思念的眉宇下，就在拉开窗帘的一瞬间，甚至也会悄悄地走进梦里，去和家人相拥相聚，侃侃而欢。

二 故乡的小路，融入了我太多太多的脚印，我曾于此开始启程，踏上我漫漫的人生之旅。

故乡的小路，融入了我太多太多的脚印，我曾于此开始启程，踏上我漫漫的人生之旅。小路印证了我几多坎坷坎坷，也与我一同品尝了几多人生的酸甜苦辣。

啊，我走了这么多年，总也走不出故乡的那条小路。那是因为我——即便我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再回首那如烟如尘的往事，再回眸人间的青山绿水，也走不出心的故乡。



黄淑彬 摄

故乡的小路